

綱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三

通鑑綱目定本

東漢紀

孝安皇帝

庚申永寧元年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以楊震為司徒

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侯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太后自南汝寧南汝寧侯太后自

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然下復平歲仍豐穰然

南開封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宣城今湖廣襄陽府宣城縣山中酒家保酒

府許州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宣城今湖廣襄陽府宣城縣山中酒家保酒

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葉和

熹皇后曰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曰孝德后實詔舉有道之士詔舉有道終綱目一書而已尚書陳忠以詔書

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廣豫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同

諤之節不避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詡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

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猶東方朔所謂以管窺天之意謂言事者所見不遠大而所言或妄誰也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

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以薛包為侍中不拜書子之也書初汝南今河南汝寧府薛包少有至行父

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

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

欠若汝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頓壞也者曰我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薛包至行

詔舉有道之士
陳忠豫廣
帝意

杜根為酒
家保

加禮如毛

弟子數朔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見十一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見上卷

徙分鄧隲為羅今湖廣長沙府羅縣侯遣就國隲自殺不食而貶平原王翼河間王子鄧太后徵為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

故為都鄉在直隸順天府永州侯遣之者也隲為賢臣食迫至此綱目之所深惜也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

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所書封宋楊四子及宦者之事則其不德之實曉然可見矣帝以耿貴人帝母耿姬兄

寶監羽林車騎宿衛之士宋氏見上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閭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為列侯與

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帝乳母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書曰臣聞

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聲穢為惡方今九德書舉陶謨亦行有九德總言未事未仕嬖倖充庭王聖微賤得奉聖

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祝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謂阿依之母令居外舍斷短

伯榮莫使往來帝以書示聖等皆忿恚國秋八月以劉愷為太守居延故城在陝西行都尉范滂犯贓罪吏議

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昭公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所以進人於

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書品刑告爾祥刑註刑凶器也而謂之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綱士戌延光元年秋九月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帝父孝德皇之陵墓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

曰竊聞使者所過戈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去僕從人數百伯榮之

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昔韓嫣帝幸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毆刀

刑人之誅江都易王景帝之子入朝有詔得從轡上沐天子車駕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騎驚馳視數江

賜媽臣願明主嚴天元乾言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幾書奏不省綱汝南黃憲字有書卒

者卒黃憲惜賢也布衣書卒終目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閭郎為功曹郡錄引進黃憲陳

綱目二人而已矣黃憲管亭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閭郎為功曹郡錄引進黃憲陳

蓄意不屈蓄就吏間不修異操蓄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州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荀淑遇於逆旅客舍

陳忠諫遺
女使

春秋進人
於善

牛醫兒

汪汪若干
頃波

野王君

疎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閭未及勞問去聲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閭曰見
吾叔度字憲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兄來耶對
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
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今山西郭泰字林少游汝南過袁閭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
泰曰奉高字閭之器譬之汎濫咸上聲泉旁出曰雖清而易挹揖也叔度汪沔深廣若千頃波同波音卑○澄
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

朱子曰黃憲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主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今河南懷慶府今河南懷慶府今河南懷慶府君此乳母也何不揭而書之蓋已見之于前矣夫以乳

班勇班超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見上冬以楊震為太尉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官官曰國家所

重欲令公辟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閭閭後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

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十二月地震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自陳忠薦汝南上見周燮今河南南陽府馮良今河南南陽府學

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家君獨何為乎東岡之陂城東南周燮隱

處乎燮曰夫修道者度鐸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甲子三年春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投信未入宮何急辭也帝之自樊

豐等憤怨楊震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豐等共譖震云自趙騰

死後深懷怨對且鄧氏故吏有恙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

門塞斷其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志望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

者士之常分五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獪而不能誅惡孽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見十一而

自盡

漢安帝順帝

卒。太僕來應曰。耿寶傾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

致堂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嫗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已。

秋八月。以耿寶為大將軍。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今山東。江京樊豐與閭是月。晦日食。地震大水。雨去聲。

去聲。

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朔日食。帝崩于葉。攝。今河南南陽葉縣。還宮發喪。帝崩于乘輿。天子以四海為

止曰。皇后與閭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馳歸。四日至洛陽。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閭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侯懿入即位。後為皇太后

多矣。上必有書即位者也。于是北鄉未立。則孰尊之自尊也。名號正則可以臨朝矣。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

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哭也。梓宮。天子棺以梓木。為之曰梓宮。悲號。豪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雁門。閭顯忌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

惲。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而以弟景等為卿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葬恭陵。城東南。

十月。北鄉侯薨。閭顯白太后。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地震。中黃門孫程等迎

濟陰王保入即位。致堂胡氏曰。安帝崩。皇后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

一旦不諱。順人之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閭。尹國無人焉。漢氏之衰可知矣。

改葬故太尉楊震。卷九祀魏徵見四四卷。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去年楊震遣歸故郡。飲酖而卒。弘。莫。有大

鳥。高丈餘。集震墓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農太守移良留停喪。喪露棺道側。莫。有大

孝順皇帝。名保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歲。而崩。諡法慈和編服曰順。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丰采。黃

祠楊震以中牢。皆事後之。大鳥集。喪前。

十九人

虞詡上書
自訟

孫程救虞
詡

虞詡薦左
雄

聘處士樊
英

張楷謂樊
英

○丙寅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從李卻皇太后問臣朋○二月燕安思皇后綱秋七月以來歷為重騎將軍綱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夜左雄為尚書司隸校尉虞詡計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翽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東孟生李閎等百官側目三公太尉司隸校尉司隸校尉虞詡到官事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房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公三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免詡以尸諫耳韓詩外傳衛大夫史魚死謂其子曰我言遠伯玉賢不能進衛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埋殯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危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教左校令掌左二日之中傳轉考四獄浮陽故城在直隸侯孫程等乞見言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江屬將作大匠明正反構忠良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書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後書黃瓊傳皎容客隨眾上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易蹇卦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難也言不避宜擢在喉舌之官後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下喉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李氏見上卷為恭愍皇后綱秋七月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目初南陽南陽府

樊英少有學行隱于壺山在南陽府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至是歲帝復以策書玄

纁纁赤色帛五匹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強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

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英初被詔命眾皆以為必不降志

南郡今湖廣王逸與書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河南今河南張楷謂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

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訐訐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三 漢順帝 三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進退無所
據李固遺黃
瓊書

驅驢負笈

沈景為河
間相

起太學

探善定后

術進退無所據矣。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時又徵廣漢令四川成楊厚江夏令湖廣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也遺聲之曰伯夷臨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峤峤同音堅硬也者易缺皎皎明白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令河南南樊君樊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聲聞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朔上書言事帝頗采用之固卻合之子也少好學卻為司徒固改姓名杖去聲策馬驅驢負笈及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醒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卻子也

己巳四年夏五月桂陽令湖廣郴州獻大珠還之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河間今直隸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

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坐伸兩足以手殿上侍郎贊拜景時池上聲捷然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士之稱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令相認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

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蘭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秋九月起太學自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頽敝鞠為蔬園將作

大匠官名掌修作宗廟殿廡翟宅酬蒲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士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自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食等以定

僕射夜胡廣等諫曰侍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見上卷弟子乘氏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鉅野縣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帝持被引御從容辭曰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左雄限年察舉法

郎顗災異對

郎顗條便宜七事

山陽君

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
夏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見十六卷
冬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議也其議何與廉舉孝而限之年且試家法
尚書令左雄

上疏曰孟氏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敝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苟且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曲禮四十請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習詩者曰詩家習禮者曰禮家文吏課牋奏牋表副之再往端門殿之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

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數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

濟陽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曹縣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李膺下邳江南淮

安府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懼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帝年號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陽夏袁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綱癸酉二年春正月徵郎顗以為郎中不就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即奉階也秦階三台也凡六星

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俸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害生上興致升平其可得乎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去年閏十二月宜念百姓之勞罷繕修之役二立春以後寒陰失節宜

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八月熒惑親十八出入軒轅軒轅十二星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天苑十二星如環狀趨參森參為白左足入玉井參下四小星名玉井恐有羌寇宜為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於時三易宜大綱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封乳母宋娥為山陽今山東君帝之立也

左雄上封事

京師震拆

同月

李固對策

尚書猶北

周舉消災

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侯。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左雄上封事見上卷。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宜追

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京師地圻。詔引敦樸士對策。京師

網目不書京師地道之變遠近不異也。此目洛陽宣德亭地圻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

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宣無阿乳之恩。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

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

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

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明帝初章帝號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政歸國家。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酌斛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

命。賦政四海。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

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夫人君

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房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為憂。今隄防雖堅。漸有

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

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

厭入塞。升平可致也。上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目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乘作風承望風旨按之。參稱疾後參夫

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甲戌三年夏五月旱。目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石

刑德八柄

張衡請禁絕圖讖

中官養子
裴齡
李固奏記
梁商

郭正稱法真

周舉劾左

寒風不時水旱成灾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虐風塵誠無益也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維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平刑德八柄柄猶器之有柄也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予以取其幸四曰置以取其行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奪以取其貧七曰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過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圖讖七緯也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也上疏言圖讖成於哀平哀帝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平世取資欺罔較覺然也莫之糾禁且律厯卦候九宮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謂之九宮風角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行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養子裴齡裴齡自書封鄭眾為鄉侯而中官封爵矣于是聽以養子見上

夏四月以梁商為大將軍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灾怪屢見現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中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宣與此外戚凡輩耽榮

好位者同日而語哉商不能用秋閏八月朔日食冬十二月地震

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為太尉龔以梁冀為河南尹

丁丑二年冬十月帝如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徵處士法真不至扶風鳳翔府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

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地震○十二月還宮

戊寅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

良賀獨無所薦

徙李固為泰山太守

遣八使分行州郡

張綱埋輪

張綱為廣陵太守

單車詣壘

賊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晉趙盾任韓厥韓厥子獻為司馬，韓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見上卷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見六卷。今得臣舉者，匪榮伊養，是以不敢。

辛巳六年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冀之弟為河南尹。綱以周舉為諫議大夫。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高、清、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綱冬十一月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荊州今湖廣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荊州。固到，遣吏勞去聲問境內，赦冠盜前覺，與之更耕。始于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還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秦、南陽今河南太守高賜等賊，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文書，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今山東泰安府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米殫散。

綱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遣杜喬、周舉、周相諡馮美、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上聲。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千石六百石，墨綬三米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綱以李固為將作大匠，親上目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綱以張綱為廣陵太守。○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今江南揚州府賊張嬰寇亂，揚徐二州見二卷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壘門，嬰大驚，走問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一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

魚游釜中

蘇章不私故人

一天二天

吳祐觀過知仁

地百八十

震

增孝廉為四科

神嵩手劍當車

皇甫規對策

皇甫規舟檝之喻

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異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

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

降論功當封梁冀逼之在郡一歲卒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今直隸真刺史蘇章膠東今

東萊州府相吳祐雒陽自王渙見上卷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發茲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

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有故人為清河今山東東昌府恩縣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欲設酒甚歡太守喜曰

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州境肅然祐政從仁簡民不忍欺嘗天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

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去具談父言祐曰掾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去之

癸未二年冬十一月地震自涼州今陝西行都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折裂壞怪敗城寺民壓死者甚

眾增孝廉為四科書增為四科何議也前有試家法課職奏二科矣今復增孝廉二字皆虛名也書甚譏之

所上孝廉之選親上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廉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綱甲申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為太子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中丞高上監其家中常侍高梵飯

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貳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

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杜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

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綱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即位年二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太尉錄

尚書事○九月葬憲陵在河南府城東北綱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自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

遠近攝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治以奸臣擢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誠大

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檣同者也若

漢桓帝中帝質帝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善也民類皆所謂福也如其急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去祿猶鑿墻也之

趾基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冬十月羣盜發意陵

孝冲皇帝名炳順帝太子在位一年壽三歲而崩諡法幼小在位曰冲

乙酉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和王薨及渤海孝王子續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續入即位

罷蒜歸國蒜繡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續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

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成鄧閭之利幼弱鄧臨立殤帝閭

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繡懷陵自太后委政李固宦官為惡者皆斥遣而

梁冀尤疾之初順帝時除多官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無姓名上章者若飛來也言固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冀

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名繼章帝曾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崩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弑壽九歲諡法忠正無邪曰質

丙戌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

業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海水溢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白太后秉免太尉固迎蒜里吾侯志入即位

太后猶臨朝春秋之法君弑而罪不討則以國為無人以梁冀之凶悍固未易以討殺然使力不能勝則聲其

人患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太后雖未必與聞乎弑然身為罪人之主何以自解綱目于

梁冀之事一則曰白太后二則曰白太后至于蠡吾既立之後又書太后猶臨朝太后雖欲自免其可得乎目帝

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言強梁也扈竹籬也水居者于水未至先作竹籬候

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黃餅以進帝苦煩具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者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

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第詰舉也侍醫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

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上應天天下合眾望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

李固請立
年長有德
太后委政
李固

海水溢

李杜不明
春秋之義
跋扈將軍

獨固喬守
本議

皆以為清河王蒨明德素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中常侍曾騰夜往說冀曰將軍秉攝萬幾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今直隸保定府蠡縣侯名志平原王冀子時太后欲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欲先出廣戒懼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罪無加于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尚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卿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期盡得罪入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自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猝既躬為大逆名在弑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諭以逆順眾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以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七月葬靜陵在河南府咸東南九月追尊河間孝王平原王為孝穆皇帝蠡吾先侯即平原王翼曰孝崇皇帝十月尊母

匡氏為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子曾帝崩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歲而崩諡法克敵服遠曰桓是時梁冀雖除五侯七貴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是之謂矣乎

丁亥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黃龍見現譙國城在江南夏四月地震○六月以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畏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秋論定策功益封梁

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八月立皇后梁氏東漢之策書立貴人某氏為皇后恒

女弟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蒨為尉氏侯徙桂陽蒨自殺下

文異其文者所以異其事也今河南開封侯徙桂陽卷上自殺梁冀因譴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固死獄中冀

梁冀殺李
固杜喬

李固杜喬獄殺之今河南開封侯徙桂陽卷上自殺梁冀因譴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固死獄中冀

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

遂昌尹氏曰李固杜喬之死人皆冤之二君誠忠于漢者然冀負弑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于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于此皆不書其故官哀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朗陵神君
荀氏八龍
高陽里
得御李君

陳寔過則
稱己

我家性
太無卑白

襄城君

張陵幼梁

已丑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天市。○大水。○九月地震山崩。○前郎陵侯相荀淑卒。
卒前官錄賢也。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良對策幾刺貴幸。衆莫之出。為朗陵侯相。相
 治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緇。袁靖。熹。導。注。爽。肅。粲。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穎陰故城在河南
 康更耕命其里。舊名曰高陽。見一卷。許州城內。膺性剛亢。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殖為友。爽嘗謁膺。因為
 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舉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
 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常侍侯覽託倫
 用吏。寔懷檄。吸。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從外署。不足。以壓明德。于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
 所言。倫後被徵。始乃謂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
 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邱府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
 今還。本司官行上聲。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沛國賦
 欽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
 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
 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見白。謂不區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春秋齊大夫國名。佐字武子。好招橋。人過以致怨
 惡。如字。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章見之以告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今豈其時耶。必欲保
 身全家。爾也。道為貴。

庚寅。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朔。○三月。帝還北宮。○癸順烈皇后。○封大將軍。其妻孫壽為襄城
 見上卷。君。夏五月。尊博園。置貴人曰孝崇后。

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非日食不書。晦朔此其書朔何罪。冀也。曷為
 罪之。春王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徑入。無

桓帝微行
詔舉獨行
之士
崔寔政論

宜寫一通
置坐側

崔寔矯一
時之枉

人臣禮罪孰大焉哉罪未有書所劾者特舉尚書張陵嘉舉職也而詔以陵失刑甚矣直書譏之武帝殺實是故書十二月晦所以見武帝見實嬰之忍者正月朔所以見桓帝罰梁冀之寬一字之筆削嚴矣見十三

卷四 目 羣臣朝賀大將軍劉翊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救羽林虎賁奔○皆殿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

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梁冀弟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

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

南尹綱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綱久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獨行言守正而不依阿于

也書舉獨行終綱目一而已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崔寔殖以獨行舉詣公車見上十一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

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衰而不改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

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人君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同之胆海內清肅

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

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見一可復治亂秦之緒千戚之舞見上卷十

皆無者足以解平城之圍見十卷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

者興平之藥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

委其轡馬駘台也其銜四牡天子所駕橫街皇路大路險傾方將相銜馬口也韉轡也輶輶也車以救之

豈暇鳴和鸞皆鈴也所以節車之行和清節奏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奏昔文帝雖除肉刑見十二當斬

右趾者棄市答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兗州府仲長復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司馬溫公曰漢家法之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儒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朱穆為冀州刺史

劉陶上書
訟穆

張奐破降匈奴

張奐以酒酌地

潁州四長

○癸巳永興元年秋七月蝗○河溢民飢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教○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民飢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汚者有至自殺宦者趙忠喪父歸葬潛為王匡穆下郡案驗更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親上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鐵隸富于季孫呼喻則令聲伊顏伊尹顏淵化為為桀跖夏桀盜跖而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桀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黔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四
通鑑綱目定本

東漢紀

孝桓皇帝

乙未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真郁鞬肩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南匈奴左真鞬匈奴名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今陝西平涼府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壘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諍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通茲國人來降附者縣處之于此故以名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真鞬等破降之羌豪遺馬二十匹金銀銀器名八枚奐以酒酌類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部尉率好貨財為羌所患苦及真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丙申二年秋以韓韶為贏長邑長耳何以書錄賢也○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今山東青州府兗州府江南徐州府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難也者以韶為贏故城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界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俱潁川人皆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四長